

王澄明 黎晓春 著

# 大唐尚裂史 遍地諸侯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王澄明 聂晓春 著

# 大唐的裂变 遍地诸侯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的裂变·遍地诸侯 / 王澄明, 黎晓春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

2015.1

ISBN 978-7-5078-3763-6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②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23202号

## 大唐的裂变 遍地诸侯

著 者	王澄明 黎晓春
责任编辑	赵 晶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邮 编	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23
版 次	2015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5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763-6 / I · 495
定 价	49.80 元

CRI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微博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
盗版必究

# 目 录

## 公元八九一年，唐昭宗大顺二年

错字	1
刘开道	8
清奇君	12
国舅爷	17

## 公元八九二年，唐昭宗景福元年

条列状	22
山民妻	28
斗门	33
水龙王	38
疲兵计	43

## 公元八九三年，唐昭宗景福二年

鼠祸	47
长安雪	50
金头王	55
墨昆仑	60
虎笼	65
公子泪	70

## 公元八九四年，唐昭宗乾宁元年

罗平国	77
-----	----

八大书记	82
<b>公元八九五年，唐昭宗乾宁二年</b>	
杀虎	88
燕帅	92
三节度使	95
李亚子	100
鹰鸟性	106
<b>公元八九六年，唐昭宗乾宁三年</b>	
诱敌	112
天怒	116
借刀	122
英雄人	127
纪功诗	132
马龙骧	137
迎驾	140
<b>公元八九七年，唐昭宗乾宁四年</b>	
十一王	145
十二星君	150
弱女子	155
百姓王	160
青口之战	164
神笔	168
<b>公元八九八年，唐昭宗光化元年</b>	
明白人	172
长安本色	176
<b>公元八九九年，唐昭宗光化二年</b>	
国之疆	182
河朔战略	185

千里驹	190
黄泉路	193
夜叉	197
<b>公元九〇〇年，唐昭宗光化三年</b>	
老鸦堤	201
说客	205
易水红	210
七巧楼	215
问安宫	219
<b>公元九〇一年，唐昭宗天复元年</b>	
三使相	224
报恩	228
球祸	233
忠臣	238
谗言	242
武功	245
<b>公元九〇二年，唐昭宗天复二年</b>	
白珩居	249
状告天子	255
宰相债	260
徐氏女	266
使宅鱼	270
人质	275
六主大将	280
<b>公元九〇三年，唐昭宗天复三年</b>	
后院起火	285
和解	289
天子之威	293
兗州之主	298

酒量	302
大江起火	306
卧底	311
<b>公元九〇四年，唐昭宗天祐元年</b>	
敬酒	316
报应	322
<b>公元九〇五年，唐哀宗天祐二年</b>	
白马祸	327
国夫人	330
负国贼	336
打钟馗	340
<b>公元九〇六年，唐哀宗天祐三年</b>	
六州错	345
惊梦	349
<b>公元九〇七年，唐哀宗天祐四年，后梁太祖开平元年</b>	
称帝	354
老和尚	359

## 公元八九一年，唐昭宗大顺二年

### 错字

正月十日，正是科考放榜之日，金榜之前人山人海。杜荀鹤、张曙、吴仁璧、李琪与罗隐虽然一大早就赶了来，但还是来晚了，只得在人群后踮着脚尖巴望着金榜。

杜荀鹤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姓名，不禁欢叫道：“昭谏兄，你看，有我，第八名。”张曙、吴仁璧、李琪也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各人兴奋之情自是不言而喻。罗隐心中虽然有些发酸，但他毕竟是豁达之人，随即也就释然了，连连向四人道贺。

罗隐是节前奉了钱镠之命来长安供奉面君的。他到长安的当日，即找见了杜荀鹤，由此也结识了李琪、吴仁璧等人，但有些事情他却并不知晓，杜荀鹤此次应举，是带了朱温给主司春官裴贽的荐函来的，而张曙则在考前拜谒了新任宰相崔昭纬。

崔昭纬自从中和四年得中状元之后，凭着他的本事，果然一路官运亨通，仅仅七年就当上了宰辅，罗隐不禁想起了卜者罗尊者当年之言。

张曙与杜荀鹤同年而生，今年刚好都是四十五岁，而杜荀鹤的生辰恰巧又是此次放榜之日——正月初十，罗隐大感有趣，特意献诗道：

金榜晓悬生世日，玉书潜记上升时。  
九华山色高千尺，未必高于第八枝。

春闱过后，张曙、李琪准备留京候用，杜荀鹤想去大梁，吴仁璧则打算先回苏州老家省亲，罗隐自然是要回杭州，但表示愿陪杜荀鹤到汴州一游。吴仁璧与罗隐一见如故，故而也愿意先陪他们去大梁。杜荀鹤大喜，三人便结伴东行。

三人行至陕州，听说朱温正在攻伐魏州，罗隐突然提出要往魏州一游。杜荀鹤深感不解：“魏州正在用兵，别人躲都躲不及，咱们又何必去凑这个热闹？”

罗隐尚未回答，吴仁璧却插口道：“魏州眼下虽有杀星，但不久就会月明风清。”罗、杜二人知道，吴仁璧精于易术，颇有先见之明。

罗隐说道：“罗某此番进京，钱公还给了我另一个使命，那就是借机交好北方诸镇，尤其是汴、魏二州，以共同应付淮南之乱象。眼下，汴、魏却打起来了，罗某必须弄明白，这朱温为何无缘无故地攻伐魏州呢？”

罗隐哪里知道，朱温攻伐魏州，纯粹是为了出气！去年，朱温怂恿朝廷大举出兵讨伐李克用，可谓声势浩大，却被李存孝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搅得七零八落，丢尽了颜面，致令朝廷雪上加霜，更加一蹶不振，而汴州更是损兵折将，声威大减。朱温心中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，便移怒于罗弘信，竟以魏州交好河东不助王师军粮之名，令各路大军向魏州杀去，敬翔苦劝不住。

汴军进入魏州后果然是所向披靡，各路捷报频传：丁会、葛从周、牛存节连取黎阳、临河等十邑；先锋将牛存节竟以千余人大破魏军一万二千人；庞师古、霍存则接连攻陷淇门、卫县。朱温转怒为喜，当时就有了借机平定魏州的想法，便亲自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进了魏州。

罗弘信大恐，匆忙召集了八万大军，并在内黄摆开了大阵，意欲与汴军大举决战。不想，两军接战之后，汴军五战五捷，魏军大败而逃，汴军一直追至永定桥，斩首一万余级。

罗隐等进入魏州后，先遣人给罗弘信送去了一封自荐信。

罗弘信此刻正为魏军连败之事烦着呢，哪有工夫看信，便让节度判官安乘亿代阅。不想，安乘亿拆书看罢，竟气愤不已，对罗弘信言道：“这个罗隐真是狂妄至极，书中叙述家世，竟称主公为兄长。此人不过杭州一介幕僚，竟敢如此蔑视朝廷大镇诸侯，实在可恶！”

罗弘信虽说是行伍出身，识字也不多，却极看重文士，一听说是罗隐的书信，当时就把信夺了过去，并对安乘亿说道：“罗隐名震天下，许多王公大夫都被他轻薄，他能称呼老夫为兄长，老夫已经是够荣幸的了，他现在何处？”

安乘亿答道：“罗隐和新科进士杜荀鹤、吴仁璧马上就要到魏州城了。”

罗弘信一听，当即起身，亲至郊外迎接，并以兄弟之礼与罗隐相见，随后就延请他们至节度使厅，设宴招待。席间，罗弘信殷勤备至，一口一个“贤弟”，其子罗绍威虽也年过三十，但对罗隐更是恭谨有加，张嘴闭嘴地叫着“叔父”。罗隐见罗弘信对自己如此谦恭，心中甚是满意，又见罗绍威状貌堂堂、英姿勃发，更是喜爱不已，一张丑脸满是笑意。

魏州掌书记李山甫与罗隐素有交往，说话也就随便些，说道：“昭谏可知，少帅虽是武将，文采却也不俗，尤其喜欢你的诗文。你不是自号江东生吗，少帅便把他的诗集取名为《偷江东集》。”

罗隐大感兴趣，笑道：“我老罗有什么好‘偷’的？快取来让我瞧瞧。”

罗绍威忙令人取来了《偷江东集》，双手呈给罗隐，谦恭地说道：“都是小子涂鸦之作，定会辱没‘江东’二字，还请叔父不要笑话！”

罗隐接过，就在席上翻阅起来，只见佳作连篇，其中一首《咏柳》诗道：

妆点青春更有谁，青春常许占先知。

亚夫营畔风轻处，元亮门前日暖时。

花密宛如飘六出，叶繁何惜借双眉。

交情别绪论多少，好向仁人赠一枝。

《咏白菊》诗道：

虽被风霜竟欲催，皎然颜色不低摧。  
已疑素手能妆出，又似金钱未染来。  
香散自宜飘渌酒，叶交仍得荫苍苔。  
寻思闭户中宵见，应认寒窗雪一堆。

罗隐连声称好，再看《夏荷》一诗，当读到“楼前淡淡云头日，帘外萧萧雨脚风”时，不禁拍案起身，连称“妙得很”，当即令人取笔墨来，要为罗绍威赠诗。罗绍威大喜，赶忙磨墨伺候，罗隐立成一律：

寒门虽得在诸宗，栖北巢南恨不同。  
马上固慚消髀肉，幄中由羨愈头风。  
蹉跎岁月心仍切，迢递江山梦未通。  
深荷吾宗有知己，好将刀笔为英雄。

罗绍威视若至宝，后来，他将该诗放在了《偷江东集》的卷首。

众人复又入席。席间，军报不断，竟全是魏军败北、汴军挺进的消息。罗氏父子心情烦躁，越喝越无味，罗隐却充耳不闻，只管与李山甫、杜荀鹤、吴仁璧谈诗饮酒。罗弘信父子见他酒兴正浓，不忍打扰，可安乘亿却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罗公有所不知，汴军眼下正大举攻魏，情势已十分危急，今日这酒恐不能尽兴了！”

罗隐丑脸一抬，奇道：“这与我等饮酒何干？”

罗弘信此时终于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我军连败，情势危急，正拟遣使太原，向李公求救呢。”

罗隐一听，连连摇手：“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”

“为何？”罗弘信问道。

罗隐见罗弘信一脸的挚诚，也就不再卖关子了，正容说道：“自从李克用占据邢、洛之后，魏州已夹在汴、晋之间，成二雄必争之地了。罗某

观之，李克用有勇少谋，不足依赖。朱温属下文武满帐，称霸中原就在眼前。魏州欲保安定，必须与朱温罢兵言和。”

罗弘信道：“汴军此时势头正劲，岂会罢兵？”

罗隐道：“罗某明天就去见朱温，定保汴军撤兵。”

罗绍威闻言大喜，说道：“若能如此，则是魏州大幸，只是有劳叔父，侄儿心中难安。”

罗弘信虽然心中有疑，却没有说破。

次日，罗隐三人即与罗弘信父子拜别，罗绍威道：“侄儿盼望叔父早日返回，早晚好请教一二。”

罗隐道：“见过朱温，我须得及早回杭州复命，就不再返回魏州了。”

罗弘信父子闻言，脸上陡现失望之色。

汴军入魏之后，连战皆捷，多少有些出乎朱温的预料，他本来只是想惩戒一下罗弘信，以解北伐兵败的怨气，此时见魏军如此不堪一击，便与敬翔商议，不如趁机彻底灭掉魏博军，占据魏州。敬翔此时也有些心动，但一时拿不定主意。正当二人在内黄筹谋如何用兵之时，杜荀鹤到了。朱温已知杜荀鹤登第之事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心中暗想：看来此人倒是没有忘本，当可大用。

杜荀鹤拜见过朱温，便回说一同来的还有罗隐、吴仁璧。朱温一听罗隐之名，连忙问道：“罗隐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营外！”

朱温急遣人将罗、吴二人迎入帐中，不一会儿，二人进帐，分宾主落座。

朱温暗自打量吴仁璧、罗隐：这二人一俊一丑，真是天差地别。一个美，真如潘安再世；一个丑，活脱脱就是庞统再生。朱温看着看着，就有些忍俊不禁，这自然逃不过罗隐的眼睛，笑道：“对不起，东平王。”

朱温道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？”

罗隐道：“小可五官错位、颜色不正，实在有辱大王观瞻。”

朱温哈哈大笑：“这又不是先生之错。”

罗隐脸有不悦：“那是谁的错？”

朱温随口要答，敬翔连忙插嘴道：“是上天之错！”

罗隐大感兴趣，一双三角小眼直视着敬翔，追问道：“敬夫子如何说？”

敬翔从容言道：“定是上苍嫉妒。玉帝曾言：‘隐有腹中锦绣，面无观瞻之颜’，这个‘隐’，不就是说先生吗？”

罗隐哈哈笑道：“久闻敬夫子韬略可比孔明，未曾想也是如此有趣之人。”

敬翔看着杜荀鹤，笑道：“说起有趣事来，我倒想起一件更为有趣的事：彦之自去年离大梁赴京之后，你的大名在大梁可就路人皆知了。大梁有个富家子弟，人称杜四郎，心慕杜荀鹤大名，竟更名为杜荀鸭，还经常在其墙壁上题诗。亲朋好友见其诗实难让人拜读，只好用黄泥涂抹。杜荀鸭随后又继续题，家人又涂抹，就这样，题了涂，涂了题，已有半年之久，墙也加厚了一倍。最后，这位杜荀鸭气坏了，便在新墙上写下两行大字：三十年来尘拂面，如今始得一锹泥！”

众人听罢，皆捧腹大笑。

朱温笑罢，正颜问道：“昭谏公此来有何指教？”

罗隐煞有介事地说道：“罗某正在替东平王筹划一件大事情。”

“哦？”朱温大感兴趣，忙问，“何事敢劳尊驾如此费神？”

罗隐正色道：“我三人离京东来之时，路过广武，夜里做了一个怪梦，竟梦见了黄帝和仓颉。黄帝问仓颉：‘卿家造字功在千秋，但是，有两个字却造错了！’仓颉道：‘哪两个字？’黄帝道：‘射字和矮字！射乃寸身，自然应是矮的意思，矮是委身发矢，本为射的意思。’仓颉道：‘这只是一个解，矮也可解作如箭矢如禾苗一样高的女子。如照陛下解释，魏字不就是委身于鬼了。’黄帝道：‘魏地多战，也真有此意。’”

罗隐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，半晌不语。

在座之人皆面面相觑，不知他什么意思。良久，朱温问道：“先生是不是觉得朱某伐魏不妥？”

罗隐双手一拍，笑道：“大王果然英明！”

朱温沉下了脸：“请问阁下，有何不妥？”

罗隐一张丑脸直视着朱温，从容言道：“不妥有三：大王宏图大志，天下可敌者唯李克用也，大王一旦占据魏州，势必与沙陀直接接境，将成来往对决之势，两虎过早相争，无论谁胜谁负，势力都将削减，难道还有余力争霸四方吗？此一不妥；大王已占据中原，正可趁势自强，尽早占有兖郓、青齐、江淮、关中，以魏州做粮仓与缓冲之地，然后再图沙陀，如此当水到渠成，此时伐魏，徒增消耗，此二不妥；闻听李克用已出兵援魏，大王一旦不如意，则魏必为沙陀所有，汴州平添一强敌，此三不妥。”

朱温沉吟良久，问道：“那么，依先生之见呢？”

“不如趁胜与魏修好，罗公必会感激涕零，魏州自然也就成了大王称霸的有力后援和粮仓。”

正说之间，罗弘信的使者到了，其来意自然是厚礼请和。朱温当即下令：停止焚掠，归其俘虏，全军班师回大梁。

罗隐见朱温处事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，心中大为敬服。

罗弘信归附汴州的消息传至邢州后，邢洺节度使安知建见朱温兵势越来越大，担心汴、魏对他用兵，便密遣人致书朱温，表示愿与汴州通好。不想，此事被李克用安插在邢州的心腹探知了，他连忙遣人禀告给李克用。李克用大怒，便任命李存孝为邢洺节度使，让他替回安知建。安知建大惧，慌忙率三千军士逃出了邢州，奔青州而去。朱温听说后，当即将此事奏告给昭宗，昭宗即授安知建为神武统军，令其至长安任职。安知建行至齐州接到圣旨，不禁大喜，连忙率麾下取道郓州赶赴京师。此时，朱瑄正欲结好李克用以应对朱温，得知此事后，便伏兵于黄河岸边，将安知建及三千兵士全部斩杀，并将安知建首级送至太原。

朱温得知消息后，不禁怒火中烧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汴军自魏州收军回到大梁后，朱温依照敬翔建议，令丁会领军一万围攻宿州，令庞师古率军五万继续攻取徐州。

庞师古临行，敬翔对其言道：“徐州能战之人当属刘知俊，闻听刘知俊为人极为孝顺，将军可令人至沛县将其家属接至军中，刘知俊必降！如此，徐州则可指日而下。”

庞师古大表赞同，依计而行。

## 刘开道

罗隐、吴仁璧在杜荀鹤的陪同下在大梁游览了十多天后，即向朱温告辞。朱温本欲留罗隐、吴仁璧在大梁，罗隐说他现在正效力于杭州，不可朝秦暮楚，但表示回杭州后会劝说钱镠永世与汴州修好；吴仁璧则表示回乡省亲后，再来大梁效力。朱温也不强留，只是暗召杜荀鹤，一番密谈后，便令他一同南归，嘱咐他莫要入朝为官，只管回乡等待他的书信。杜荀鹤虽不明白朱温是何打算，但也不敢直问，只好陪同罗、吴二人离开了大梁。

三人一离开大梁，吴仁璧就说道：“我观朱温，实乃人主之貌，只是难以善终，二位何不效力于他呢？”

罗隐道：“此人实乃当世枭雄，只是罗某已投靠杭州，不能再改投他人了，你二人又为何不留在大梁呢？”

杜荀鹤不语，吴仁璧却道：“我回乡省亲后，再作打算吧。”

罗、杜、吴三人刚走，杨行密、孙儒的使者几乎同时来到了大梁。杨行密约朱温南北共击孙儒，孙儒则约朱温共击杨行密，朱温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忙召集众幕僚商议。

张廷范道：“杨行密此人智勇兼备，近来又攻取了常州、润州，其志不小，咱们不如联合孙儒，除此大患。”

李振道：“孙儒眼下有近五十万大军，一时恐难灭除；杨行密远在江南，灭之无益，不如任其相攻，我军可坐收渔翁之利。”

敬翔道：“一旦孙儒吞并杨行密，江淮也就连成一体了，其势也随之坐大，到那时，该当如何？”

裴迪道：“若是杨行密吞并孙儒，其害不是更大吗？”

.....

一时之间，众幕僚争执不下，商议了一个上午，也没拿定主意。朱温

回府后，张兰舒见他面色不定，问其缘由，朱温便把实情告诉了她。张兰舒道：“孙儒乃蔡之余孽，讨之理正，若能灭除，淮南则可与汴、蔡相连，中原也就稳固了。”

朱温素来对张兰舒言听计从，当即就把孙儒的使者斩杀了，令杨行密使者回复杨行密，共同夹击孙儒。

朱温正欲亲率大军南下，馆吏突报谢瞳到了。朱温大喜，忙亲自出府迎接，问候别后情由。谢瞳道：“自别主公之后，属职先到陵州做了一年的刺史，后又到通州为刺史，日前，主公遣人来接，属职便星夜兼程地前来拜望。这些年来，属职屡屡闻听主公喜讯，可谓战功赫赫、威名远播，属职心里也兴奋不已。”

朱温将别后情由一一详告，语气中自然带着压抑不住的自豪与得意。谢瞳一边听着，一边陪言欢笑，不时地赞扬几句。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当前之事上，谢瞳问道：“闻听主公将要出兵征讨孙儒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朱温便将事情缘由简单地说了一下，然后问道：“子明的意见呢？”

谢瞳沉吟良久方才说道：“孙、杨江淮争雄，依谢某看，主公最好作壁上观，两不相帮。如今，还是应该倾力夺取徐州，再攻兗、鄆，以此为据，西可与朝廷相通，北可联络河北、争夺河东，南可相机夺取江淮，此乃霸业之路。”

朱温有些犹豫，谢瞳见状，也就不再多言了。

次日，朱温想留谢瞳在大梁任节度判官，仍如以前一样参谋军事、政务，谢瞳却道：“军事机划，我不如敬翔；内谋外交，我不如李振。主公帐下，现今已人才济济，不缺谢某一人了。若蒙不弃，主公可给我一郡治之，好让我为主公养兵存粮。”

朱温想了想，最后答应了他，上表奏请朝廷以谢瞳为亳州团练使兼太清宫副使、宣义军节度副使，赐府第、别墅各一区，钱千缗。谢瞳临去亳州，对朱温道：“许州等地，连年战乱，属职来大梁时一路上看到人烟稀少，土地荒芜，主公可否由人口稠密处迁移一些百姓来，以繁荣当地。”

朱温连称“好主意”，当即下令由汴、兗交界处迁徙数千户百姓到许

州落户。

不久，好消息相继报至：先是丁会遣使报捷，宿州城破，张筠投降；一个月后，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其刺史郭词，举郡来降；当月，刘知俊在其父母书信劝说下，率其部属两千人投靠了朱温，朱温得此大将，自是喜不自胜，当即任命刘知俊为左开道指挥使，当时之人皆称刘知俊为“刘开道”。

张筠被押至大梁后，朱温念其才具过人，不但没有治其反复之罪，还任用他为右直都副将。

刘知俊投降汴军、宿州归服大梁之后，时溥已是山穷水尽。此时的徐州，庞师古、丁会陈兵四野，百姓历经连年战火，又频逢水灾，户口已减六七成，已是困顿至极。时溥无奈，只得遣使向朱温求和，朱温回复道：“时公只要离开徐州，立时就可以罢兵。”时溥只好答应了他，朱温当即奏明朝廷，请朝廷指派朝官接替时溥为徐州节度使。

朝廷接到朱温奏表后，即以尚书刘崇望为徐州节度使，改拜时溥为太子太师，令其回长安候命。不想，圣旨到达徐州后，时溥又担心一旦出城，朱温就会加害自己，竟又不愿意离开徐州了，并遣使者劝刘崇望回京。刘崇望此时已到华阴，闻听时溥反悔，只好又回归长安。

时溥此举不但惹恼了朱温，也让昭宗大怒不已，当即诏命朱温出兵讨伐。朱温亲自率军全力攻打徐州，时溥大急，连忙向兖州求援。

朱瑾亲率三万兵士救援时溥，朱温闻报，立令丁会率十万大军拦截。丁会领命之后，率军连夜疾进，于金乡设下埋伏。朱瑾正中埋伏，被杀了个大败，激战两个多时辰后，朱瑾拼死杀出重围，单骑逃回了兖州。

天下第一富都扬州历经吕用之、毕师铎、秦彦、杨行密、孙儒等战乱蹂躏之后，已是满目焦土、饿殍遍地，而号称天下第二富都的成都，如今也好不了多少。韦昭度、王建、顾彦朗率诸道之兵十余万围攻成都已经两年多了，成都虽然没被攻陷，但城中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大街之上，随处可见丢弃的婴儿。百姓们实在难忍饥饿，便有胆大之人摸出城来，潜入